

悼一位交大摯友的殞歿

吳伯楨

去年九月初，我在印尼參加聯合國亞經會礦產地質會議後，正在各地考察石油礦業，途中接到家中來信，說王治兄已於八月二日忽然在美國的匹次堡城因急病逝世，她們正在臺北準備參加追思禮拜，詳情尚不悉云。旅途中聽到這聲霹靂，簡直不知所措。一向只知道王兄是一位對健康極注意，生活很有規律的人，最近爲美國瑪樂萊 MALLORY 公司所羅致，準備返國主持新投資的電子工廠，正待大展鴻圖，欣會在卽，忽聞仙逝，真是難以置信！

如今，王兄辭世已一週年，生前好友相約寫點文章紀念這位激頭激尾的「交大人」，我和他有卅載的交情，義不容辭，特此寫點他的往事，聊表追悼微意。

我說王兄是激頭激尾的「交大人」，是確有所本的。因爲「交大人」中，如王兄與交大如此關係密切者，誠不多見。王兄的老太爺王鈞豪博士，是我國冶金界的第一位博士，兩度在唐山任教兼礦冶系主任，今日在臺的交大「治人」，全出自鈞豪師門下，王師

的交大人，確屬罕有的紀錄！

我進礦冶系後，因鈞豪師只教高年級課程，故接觸較少，但與志忠兄却自二年級起就變成莫逆，我們都喜歡唱歌，因此組織了一個水準相當高的合唱團，同班的幾位「唱歌的朋友」，自然來往較密，我和他又是一個測量實習組，兩人都是好吃懶做，測量最愛 Short Cut，臭味相投，因此混得很熟。三年級時，開始上鈞豪師的普通冶金學及鋼鐵冶金學，我和志忠兄併排而坐，到了暑假，乃計劃相偕前去昆明實習。

我們初時在昆明煉銅廠實習，這廠是抗戰初期由鈞豪師親手計劃建立者，志忠兄和我平時雖好玩耍，但實習時却相當認真，以免有損校譽。與當時在廠實習的他校學生比較，頗受賞識。過了一段時期，鑒於昆明附近各種工廠甚多，因此我們兩個小伙子便設法分頭找人介紹去各廠參觀，或短期實習，以增見識。有一日，我們借了一個題目混進那時規模最大設備最新的中央機器廠。我們的計劃是先進去參觀，然後設法找到一兩位交大校友，再設法多住幾天，看個詳細。果然我們的策略不錯，那一位帶我們參觀的就是一位志望兄上下班的故友。歡談之下，馬上答應招待

早年患胃疾，健康不佳，但老年時反而壯健。民五十四年我去香港看他，那時他雖肺疾初癒，却仍健步如飛，一點也不像已是高齡七十八的老人。其後王師的肺病雖再復發而不治，但已享壽八十有二，可云福壽全歸矣！師母至今尚健在，王治兄原訂於去年八月中由美返臺時先行過香港侍候師母，那知未能如願已先辭世，年高師母心中之悲痛，可想而知。

鈞豪師在交大栽桃植李，因此他的子女也就跟着紛紛進入交大讀書。王治兄是老大，他是民廿五年在上海考入滬校航空機械系，那時航空事業正在萌芽，交大得風氣之先首辦航空機械系，爲早年的航空企業鑄造中堅，王兄那時也趕上抗日前夕建國的號召，參加航空的行列，於民國廿八年畢業，他在學校時的學名是王志望。老二是妹妹王志洪，於民國廿八年考入貴州的平院管理系。再下來是弟弟王志忠，和我同年在民國卅年考入礦冶系，幼弟王志淵也是交大畢業生。姊弟四人，分屬唐平滬三院，老太爺又任礦冶系主任多年，因此既是交大之家，弟兄也是「大同小異」。

我們住幾天，並請我們在膳堂加菜，飯後，在單身宿舍中，又介紹很多交大校友認識，其中很多和志望兄很熟悉的，聽說志忠兄是他的弟弟，自然格外親熱。志忠兄也就原形畢露，和他們老三老四地吹牛胡論，「老友」一番。我還記得有一位學長笑着志忠兄說：「你不但樣子像志望兄，連講話的神氣也和他一樣有趣！」這是我第一次聽見志望兄的名字，也第一次對他有了一個間接的印象。此後我們又揹着志望兄的招牌，看了好幾個工廠，也聽到更多志望兄的逸事，雖然那時他正在美國深造，但我對他已有相當深刻的印象。

民國卅六年初我到上海在資委會材料事務所任職；志忠兄亦在上海的善後救濟總署服務。因爲辦公地點很近，而且他服務的「半洋機關」裏頭美女如雲，我時常借題去他的 Office 觀光。有一天，在他辦公室，看見一位穿皮茄克，毛襯裏的英俊小伙子，他介紹說是他的哥哥，剛從美國回來，這是我和王治兄見面的第一次。之後，他進入一間規模不小的機械貿易公司服務，偶而也到我的辦公地方來兜生意或閑談，有時也在志忠兄的舞會上碰頭。他們兩兄弟長得俏，

舞姿好，又會講流利的「儂」話，在羣雌隊中，左右逢源，把我這鄉巴老看得欣慕不置！

卅八年，上海告急，那時志忠兄早已去美，治兒也失去連絡，我來臺從事煤礦，在暗無天日的坑洞中過生活非常寂寞。有一日忽然在街上碰到治兒，他告訴我我正從香港來臺，在 BOTRA 暫時工作，因為彼此都是光棍，過往甚頻，後來他改去臺南的 CAT 飛機修理廠進入本行工作。有一日，他忽然來對我說：「老吳！我下禮拜結婚，新娘是一住記者，大概還不錯，我們沒有什麼儀式，主要是晚上有一個舞會，請你帶你「那口子」一定來參加，順便替你加加油！這幾句話，完全就是典型王治的口吻！

婚後他們住在臺南，治兒有時來臺北，就到我家中閑談。有時可以聊到半夜而不倦，就在這些閑談中，我發現他正如鈞豪師一樣，有很穩固的科學基礎，也富有人情味和愛國心，學問不能說博，但却很深入，除了機械外，他負責管理方面的 Production Control，而修理廠的生產管制最是困難，他却勝任愉快，難怪他到了美國後，找事情這麼順利！

我出門常喜歡買點絞腦汁的玩具回家，有幾件東

西，着實考倒不少來訪的朋友，但治兒一來，一下子就給想出來了，這證明他確有不凡的機械天才！

民國四十八年，他告訴我他在美國找了一個差事，想全家搬去美國，我問他：「你在 CAT，當部門主管也不錯，為什麼要出去？」他的回答是那麼典型：「在洋機關做事非常受洋氣，既然一樣要受洋氣，還不如去美國多賺幾個洋錢！」那時，我雖然和他很熟，但對他的太太梁啓文，見面不多，只知他們有幾個聰明而活潑的孩子。民國四十八年春，他們就移民美國，治兒先去 Boston 附近，其弟志忠兄亦在服務的 Clevite 電晶體公司任職，從事機械設計及改良的工作，夜間又進入東北大學，攻讀碩士學位，這一段時期，恐怕是他最辛苦的時期，因為忙，他就不大寫信，倒是嫂夫人啓文常代他執筆和我們通信。也就從啓文的來信中，我們不但可以分享他們在美的苦樂，也發現啓文華麗而流暢的文筆和熱情而忠厚的個性；治兒因無後顧之憂，怪不得他婚後一直工作順利精神愉快！

民國五十一年他離開 Clevite 公司，改進附近的 United Carr 公司的新產品發展實驗室。在這裏

生前埋首試驗新發明之王治學長



他從事各種與電子工程有關的發明工作，如薄膜電阻、薄膜磁線記憶器、黃金電路之直接法、半導體應力計、液力學應用等，並獲有多種發明的專利。公司並會將他發明的鍍純金接觸點可以節省工費的方法，作為廣告登載，其價值可想而知，這是他一生中發揮所學的一段高峯。民國五十八年他辭職離開 United Carr 進入美國第二大電腦公司 Honey-well 任 Principal Engineer，主管 Multi-Layer Board Lob 並負責 Plated Wire Memory 的發展，但任職一年就為另一電子公司 Mallory (在印地安那州) 所羅致，受命主持來臺灣及香港設立電子零件工廠。Mallory 是一間很具規模的公司，總公司在 Indianapolis，其所出產的高性能電池、電容器、電路控制器、高電阻金屬等，馳名國際。王兄以對電子工業的高超技術及豐富經驗，為其以高薪羅致，深慶有機會回到祖國為建立現代的高級工業盡力，就任前先到該公司各廠參觀，並受邀到董事長別墅渡

假，正擬於八月中東裝學家返國，却不料八月一日在
回波士頓半途感覺不適，入畢茨堡長老會醫院急診，

以血壓無端驟高，無法尋到病源，羣醫束手，於廿四
小時內飲恨逝世。這突然而來的怪病，把多少年來苦
心培養的學識才能，多少年來為國增光的願望，多少
年建立起來美滿恩愛的家庭，在短短的幾小時中，毀
於一旦！當八月六日他們將王治兄的遺體運回波士頓
，在眾親友無限惋惜下，卜葬在美麗的 Westview
墓地，永息異國與寂寞為伍時，感覺到無限悲痛和心
有未甘者，豈止王學嫂一家而已？！

治兄有二子一女，老二學文，有祖傳數學的天才
，在高中已出人頭地，已選該大學課程，報紙上讚為
天才，今年得獎學金，入麻省理工，將來繼續父志，
應無問題，老大學英，立志做醫生，現在 Johns 大學攻
讀醫預，老三學理，尚在小學，前年暑期中參加學童讀
書比賽，以七歲低齡，在兩個月中唸完一五〇本書，榮
得「唸書」冠軍，可稱神童，王學嫂梁啓文，是上海生的
廣東人，美麗賢慧，能文善炊，對翁姑極為孝敬，教育
子女則無微不至，兼具中西美德，鈞豪師讚不絕口，

今後在美國獨負家庭重擔，願全能的主保佑她全家。

和志忠兄弟結識至今已逾卅載，深佩他們頭腦聰
慧，手藝精細（志忠兄會修錶，治兄亦擅工藝，上圖是
他在試驗新發明的情形），四年前，鈞豪師病重時，
志忠兄自美來港探侍，因時間關係，未能在臺停留，
不及相晤，治兄亦自美來港侍候老太爺，並辦理喪事
，事後曾來臺北小息，暢談甚歡，他一再表示希望能
回國發展電子工業，言猶在耳，却忽已作古，只恨我
文筆鈍滯，難以表達永失良友的惆悵，僅記幾段往事
，以悼念治兄逝世週年，願他的英靈安息。



本年八月二日，王故學長週年祭日，王學嫂梁啓
文女士携幼子學理在臺北善導寺設奠誦經。本會同學
往祭者攝影誌念：圖中自左起為葉佩蘭、段清濤、方
賢齊、王學嫂、王學理、方學嫂、吳學嫂、吳伯楨、
屠欽濤、唐慧貞、殷顯五學嫂。

紀念 王治學長逝世一週年

葉佩蘭

日前——本年六月十六日——在校友吳伯楨府上

的宴會上，見到二十九級故校友王治——王志望的太
太，帶了她去美以後生的小兒子，一個白胖而聰明的小
男孩，能說發音準確的國語，令人痛愛，樣兒很像他父
親，當時所有在座的校友，都不禁非常感慨。王夫人
梁啓文女士，秀外慧中，是位很能幹的女性，大女兒
和大兒子留在美國，今年均將升入大學。十三年前，
我第一次碰見他們時，都還是在臺南就學的小學生；
那年，王治與我同服務於亞航，在由臺南至臺北的飛
機上相遇，他走過來和我招呼，同敘昔日母校種種切甚
歡。告以他打算全家去美國，覺得在亞航工作沒有前
途，也不太愜意，孩子在臺讀書不易，而且大兒子有
氣喘病，臺灣氣候對他不宣，醫囑易地即可痊癒，所
以作去美打算。不久，又在由臺北至臺南的飛機上遇
到他全家，說是赴美手續完全辦妥，我為他們慶賀，
共享他家如願以償的快樂。在亞航，我所經辦的機票
審核工作中，看見他全家赴美機票的行程，忽忽不覺
已十三年矣，友聲刊載王治於去年八月逝世，真正想
不到而却是千真萬確已發生的事實，到今年八月，
很快週年忌辰即至，寫下我的感嘆如次：

歲月悠悠，
不覺年歲易長；

忽聽說王治逝世，

他——正在有為之年，
他——正當事業向上之時，
他——工作太辛勤，
他——真的死了，
他——是累死的！
可惜！可惜！
已矣！已矣！

我心悲傷

嘆——歲月之不留人，
嘆——交大風，太認真，太勤奮，
悲歡離合總無憑，
奉勸擁有交大風的人呀！
別太辛勞！
君憶否在校時我們唱過的調調？！
Work While You Work,
Play While You Play;
不要老是 Work,
而忘却輕鬆與 Play,
才能 Happy and Gay.
青山留它在，
方得有柴燒。